

飞剑奇俠傳

二集

民國十八年季冬月

俠義
小說
飛劍奇俠傳
二集

上海沈鶴記書局印行

民國拾九年一月出版



每部四冊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江都半痴

校閱者 武進王晉

發行所 上海沈鶴記書局

代售處 各省大書局

劉知府

譚總兵

許璜

魏班



洪雁飛

徐千

杜金剛

竇榮



褚英

白聯珠

白太夫人

白鷄子



崔五峯

崔五蓮

呂月秋

梅秀齡



劫好友
暗施巧
計



迷途客指



新編俠義小說

飛劍奇俠傳二集

卷一

第一回

徐俠士千里投親

白蘭花兩番仗義

第二回

劫好友暗施妙計

盜庫銀簿做貪官

第三回

白鷄子計聯姻姪

青衫客指示迷途

第四回

褚義士智賺佳人

白聯珠力救夫主

第五回

脫重圍夫妻履險

報宿恨悍婦施威

卷二

第六回

斃元惡神鳥施威

禦飛劍黑姑用智

第七回

蒙陰縣英雄寄跡

九華山賊禿尋仇

第八回

騰脂虎智退勁敵

戒輝儒密運神功

第九回

金老兒蒙冤自縊

穆春霞仗義鋤奸

第十回

柳大俠戲辱賊官

女英雄彈打猛虎

卷三

第十一回

溯淵源喜收女弟子

嚴戒律怒逐惡門徒

第十二回

戒輝僧見色起淫心

白鷄子挾仇招羽黨

第十三回

掃先塋林內殺奸徒

避仇家山中逢怪異

第十四回

大膽客末路得嬌妻

老劍俠鍊丹求道友

第十五回

贈寶劍苦口進良言

拾明珠貪心招橫禍

卷四

第十六回

罰贓銀貪官聊補過

出冤獄嬌女忽逢災

第十七回

採芳踪岐途驚絕藝

避暴雨蕭寺誤題詩

第十八回

楊燕子認他人作父

白聯珠遭毒手傷身

第十九回

誼重糟糠長途跋涉

情深舐犢假手他人

第二十回

看打擂拆臺柱解圍

醫瘡痕破毒手有術

俠義
小說
飛劍奇俠傳二集 卷一

江都半痴生著

第一回 徐俠士千里投親 白蘭花兩番仗義

詩曰 冷雨疏風夜漸闌 瑣窗相對一燈寒 芭蕉最是無情物 苦把愁絃切切彈

上集書叙到大俠九條龍洪雁飛在桂平府衙門夕陽亭上殺死了知府以及杜金剛魏絕管等三個奸賊當時好漢割了三顆首級用頭髮綰在手裡一路飛行出城依舊趕奔朝天嶺見了百鍊鋼寶榮和徐千二位好漢就把方才殺死奸賊的前後情形仔細說了一遍二位好漢聽了自然十分讚嘆徐千更是感激不盡洪雁飛就問他現在究竟投奔什麼地方才好寶榮因說道這幾天小弟據人傳聞聽說廣西柳河池縣有個青白堂首領崔五峰綽號叫乾坤虎正在大開聚英館要招集天下英雄據說他有個女兒崔玉蓮人稱無影女本領利害非凡誰要勝得他女兒一拳一腳從此就匹配他為妻光景南北二路英雄現在已去的不少了咱們橫豎沒甚要事何不也去逛逛倒看那個無影女究竟是怎樣的了得呢可是小弟這句話不果是順便去瞧瞧熱鬧并非想他女兒做媳婦子你們二位休要會錯了意思寶榮說到這裡洪雁飛忙接口道寶兄是頂天立地的男子那崔五峰又不是個好人小弟深信你斷不會有這種意思的但是小弟有句話也不能不說你們可知現在武當和少林兩派已成了仇敵他們誓不兩立這句話已不是一天了此地他們兩派的門徒在路上碰着了就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大約他們終久都有一場大大的火併呢可是武當派在今日總算很有些名頭他們的宗旨也正大一點要說少林派的門徒他們到處橫行真叫一言難盡這也算江湖上習藝的人个个都知道的聽說那崔五峰廣招英雄表面說是和他女

免比武。其實內裡就是少林派主使預備搜集各處能人。將來和武當派決個上下。這句話諒亦還不過假。無論怎樣。咱們萬無助禁為雲的道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徐千笑道。不錯不錯。照此看來。洪大哥一番議論。格外有因了。寔不相瞞。小弟也是武當門下。怪不得敝家師着小弟下山。廣邀同道。就是防備這一節。不想那崔五峰不知分量。不和他們勾結起來。串通一氣。來和武當派作對。說來真是可恨。小弟因想現在若在本省逗留。恐怕桂平府這件事。風聲正緊。那杜金剛的羽黨。也未必甘心。況且小弟身帶刑傷。尚未全愈。設有舉動。臨時又種種不便。所以小弟再三細想。預備相請二位同往河間去一踫。因為小弟有个表弟梅秀齡。今年已有二十餘歲。也學了一身好功夫。為人十分豪爽。不愧當世英雄。由先姑夫去世。好幾年音問未通。小弟前番打聽。據說他們母子現都寄居在他親戚劉知府任上。小弟意欲先去探親一遭。順便就約舍表弟同到廣西一走。不知二位可贊成此議。洪雁飛笑道。也好也好。咱們橫豎沒有大事。就算保護徐大哥一道。免去走走罷。徐千心中大喜。當時三個人商量已定。洪雁飛就把三顆首級齊掛在路口一棵樹上。給那些走路的看看。却好天光已經要亮。他們就乘此發腳。一齊動身。直向北方大道而來。話分二頭。此時先說那刑部侍郎的公子梅秀齡。那日在安樂鎮同勞燕飛分手。他便帶了呂月秋周素鵠夫妻兩口。連夜起程。一路之上。少不得舟車勞頓。夜宿曉行。只因他們夫妻累着。整整行了一個多月。這天才頂到河間府。可憐公子心裡。還只當他母親妹子都在他姑丈衙門裏住着。所以高高興興的。帶了呂家夫妻。一逕投奔府衙。到了頭門口。自己曉得姑丈的脾氣。又不敢直進內衙。只得拿了一張名片。請門上人先進去通報一聲。他們三個人齊立在門外等着。却好有个管家名劉伶子。本是劉知府一個心腹家丁。平日刁惡不過的。當下一見梅公子。他知道主人的心事。連忙拿了名片假意進

去替他回話。此時劉洪深正在花廳上和那新到任的一位總兵坐在那裡閑談。這位總兵姓譚名喚啟鳳，却是國舅許璜的私親。到任才有一個多月。這次他來做總兵，就是許璜的門路。所以劉知府格外巴結他，不時餽送禮物。暗中再孝敬他些銀子。隔兩天又備酒席款待，指望日後保舉他的前程。真是說不盡的殷勤。這天譚啟鳳又到府衙來拜會。他們在花廳上正談得高興，却好劉伶子走進來，拿着片子在劉知府耳邊低低說了幾句。那劉洪深不聽猶可，一聽了這句話，登時就顏色更變，怒氣冲天。心裏一想：前番本衙的事，雖不是這小畜生幹的，大約那殺人的凶犯一定和他有什麼關係。不然他們母女二人怎麼都沒有下落呢？現在本官正在派人四處尋訪，難得他自投羅網，更是好極。本府好乘此報了前仇，怎能够再讓他逃脫呢？劉知府一邊想着，一邊又在暗中打算，因為自己雖是報仇心切，無奈表面上到底有姑姪的名分。一時總不好下手，又想不出什麼章程來。因此思量了一會，反覺有些左右為難，也不知招呼他是好，還是不招呼他是好。旁邊劉伶子早看出他主人的神氣，忙又向他附耳低言，悄悄的說了几句話，立刻便退了出去。這時那位譚總兵坐在一邊，悄見他們主僕的情形，早就暗暗留神，不由的疑惑起來，忙向劉知府究竟有什麼心事，何妨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劉知府被他一問，終究有些說不出口，只是呆呆的瞞着他。譚啟鳳不免發急道：劉大人這麼這等見外，彼此既稱知己，有什麼事不好商酌？何必這樣吞吞吐吐呢？說着便立起身來，走到這邊，順手把那名片拈起來一看，不覺驚訝道：這梅秀齡可是已故侍郎梅銓的兒子嗎？不知劉大人和他有什麼關係呢？劉知府也順口回道：小弟和他沒甚關係，不過他父親在日，彼此有一面之交。現在他想要謀事的。譚啟鳳笑道：這就好極了。如果大人和他真沒有交情，那就小弟預先道賀。恭喜大人。不日便有大大的前程，真可以陞官發財了。劉知府聽了這話，一時也

摸不着頭腦。心裏不免又驚又喜。乘勢就追問他的細情。譚啟鳳笑了一笑。就將許璜魏琢二位國舅怎樣和梅秀齡廝打。後來他怎樣逃走。把當日一番話對他細細說明。又道現在常常提到這件事。說起梅秀齡三个字來。無不切齒痛恨。可惜沒有地方找他。落得他投到這裏來。大人正好想个法兒扣住他。就把他當着一份禮物。差人押送進京。兄弟這種再加一封信去。你想二位國舅自然要感激大人的好處。這不是穩穩的前程嗎。劉知府聽了這番話。心裡才明白過去。暗想妙阿妙阿。有這等好機會。本府正好借刀殺人。使个移禍江東之計。怪不得他說陞官發財。真真不錯。這才是千載難逢呢。原來此時那公子梅秀齡已被劉伶子賺到外面。一間書房裡和呂家夫妻三个人都被軟禁在那裡。表面只推說本官會客。須停會。才能接見。梅公子那裡知道底細。只好答應着。坐在書房裡靜等。這邊劉知府定好了章程。當晚就將譚啟鳳留在衙門裡。二個人密密商量。預備第二天買出人來。遞个狀子。就說梅秀齡是前次殺人的凶犯。一口咬定。不容他抵賴。彼時已有初更天氣。那知他們正在談得出神。陡聽呼的一聲。由窗外攢了一件東西進來。這兩個賊官却唬了一跳。劉知府連忙近前一看。只見地下有个紙包。不知裡面包的什麼。只得用手拈起。拆開看時。却是一个紙條。兜另外又有一朵白蘭花。那紙條上寫着。

善惡昭彰 報應分明 妄圖富貴 人面獸心 持此警告 速宜自新 倘再怙惡 莫怪無情

當時劉知府看了這八句警語。分明警告他們。不許作惡的意思。自己想起前番的事來。心裡倒吃了一驚。只得又遞給譚啟鳳看了一遍。那知這位譚總兵到底是个行伍出身。又仗持國舅的勢力。格力驕橫非常。他見了這張字條。非但毫不懼怕。無心改悔。反是怒冲冲的說道。這些事咱倒偏不

相信。從前書上說過的。什麼寄柬留刀。那些英雄俠客。咱也聽了許多。可是從來沒有親眼睛見過一次。這都是什麼奸徒。借此嚇詐。來欺騙咱們。真叫胆大包身。居然要在太歲頭上動起土來了。這還了得。兄弟看你胆子太小。幹不得什麼大事的。最好把那姓梅的。明日交給兄弟。帶回衙門。自有辦法。橫豎這樁事。咱兩個分擔着。將來的好處。咱們也是大家享受便了。劉知府被他一說。登時又把心腸橫了過來。也想不到什麼旁的利害了。他們就此又斟酌了半天。大家才收拾安寢。到了第二天一早。兩個賊官起身。劉知府正待分咐家人。要把梅公子。送到總兵衙門裡去。那曉得外面一陣嘈嚷。有兩個管家匆匆的進來。打個了搶杆。說是昨天夜裡三更時分。有個週身穿黑的少年。強盜拿着一口亮灼灼的鋼刀。闖到總兵大人那邊。殺死了太太和公子。連人頭都被他帶了去。臨走的時候。又留下一張片子。還說知會二位大人。以後須要小心一點。喂這幾句話。不打緊。真把個劉知府。唬得屁滾尿流。一个字說不出來。這邊譚啟鳳。早已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登時昏厥在地。不省人事。畢竟其中什麼情由。且看下回。自有分解。

第二回

姪好友暗施妙計

盜庫銀薄做貪官

詩曰

蕭蕭暗雨濕疏牖

惻惻輕寒逗曲屏

為問今宵湖畔客

殘荷清響可曾聽

話說譚啟鳳。聽兩個家人報過信。登時氣得暈厥在地。不省人事。原來這兩個報信的。就是總兵衙門的得力家丁。當時一見主人暈倒。連忙七手八腳。預備薑湯開水等項。亂了一會。才把他灌醒。譚總兵嘆了一口氣。又問他們夜來究竟什麼情形。兩個家丁。才細細說道。那強盜來的時候。祇見他一條黑影。躍進內室裡去。等小的們追趕進去。見他已由房間裡出來。攢了一張名片。叫小的們知會主人。和劉大人。隨後小心一點。這句話方才說完。他便子一身愧。早已不知去向。小的們走進房

去一看。那知太太和小少爺都被殺死在地。連首級也被他帶去了。說着又在身邊把那張名片掏出來遞給他主人過目。譚啟鳳接來看。只見一張紫紅色的片子。上面一个字跡沒有。祇有白粉筆畫一朵蘭花。這邊劉洪深也看得清楚。不覺頓足埋怨道。譚大人偏不相信。兄弟的話到底現在還是他幹的。這件事又怎麼辨呢。譚啟鳳恨道。罷了罷了。胆大的惡賊。他既有心來和咱作對。也說不得這句話。咱就拼着不做官了。一邊說着。一邊又吩咐管家快去備辦棺木衣衾。自己先赶回衙門。草草料理喪事。隨又發出幾張賞格。分來貼在通衢市口。那賞格上的意思。無非說是盜匪白蘭花胆敢橫行。刺殺命婦。罪惡滔天。不論軍民人等。誰能緝獲該犯正身。立賞白銀壹萬兩。如有知該凶犯藏匿所在。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立賞銀五千兩。儲款以待。決不食言。這道賞格發出去。可憐難壞了那位劉知府了。他明知那總兵大人出了這件橫事。第一是恨的那凶手白蘭花。第二件就是恨的梅秀齡。此刻欲將他放走。料想譚總兵斷斷不能甘心。倘要把他交出去。又怕白蘭花不得開交。所以想來想去。十分為難。只得依舊人派把那梅公子看守着。不讓他離開一步。就此過了幾天。不想府衙裏又鬧了一樁亂子出來。看官你道甚事。原來府大人那個最得力的親隨劉伶子。好端端的睡在半夜裏。却被人給他两个耳朵。一齊削掉了。當時驚動了多少人。四處察看。沒有一點痕跡。祇有牆壁上發現一朵白蘭花。是用粉漏子畫的。這件案子一鬧。知府衙門裡格外惊慌起來。唬得劉知府一刻都不敢出頭。連案子也不敢訊了。每日一到天晚。就有二三十名親兵衛隊輪流值宿。保護着他。防備那白蘭花再來攪擾。這邊總兵衙門裡也是一樣。每天如此。片刻也不敢大意的。整整鬧了一個多月。那些各衙的差役也不知吃了多少苦頭。比了多少次數。那裡訪得出白蘭花的影子。這天一早。譚總剛才起身。就見一个守門的進來稟道。門外來了三个人。都是武生打扮。